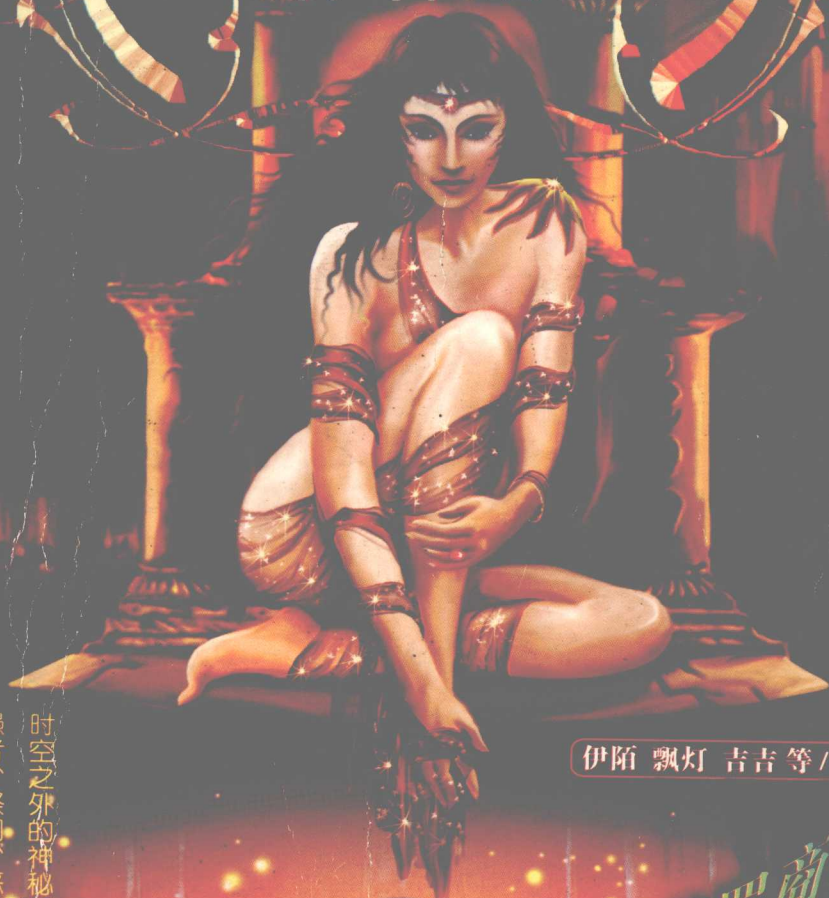


塔罗 II TAROT 的 神奇商店



伊陌 飘灯 吉吉 等 / 著

进入塔罗商店
订下灵魂交易

时空之外的神秘所在，

愚者、祭司、恶魔、隐者……迷离莫测，
梦幻、仇恨、妒忌、诱惑……层出不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塔

羅

的

神

奇

之

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塔罗的神奇商店/伊陌等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
ISBN 7-80647-937-6

I.塔... II.伊... III.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928 号

书 名/ 塔罗的神奇商店

作 者/ 伊陌、飘灯、吉吉等

策 划/ 张 越

责任编辑/ 张国功 吴晓晓

封面设计/ 香雪莲

技术支持/ 一览文化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江苏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32

印 张/7

字 数/ 180 千

印 数/ 00,001-2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47-937-6/I·588

定 价/ 32.00 元

目 录

他朝两聚烟水里

(魔术师/世界/命运之轮/塔)(1)

死神花园

(死神/恋人/国王/节制)(47)

月 祭

(女祭司/月亮/战神/权杖)(87)

命运之轮

(命运之轮/太阳/月亮/星/塔)(127)

Tarot 玫瑰

(女祭司/愚者/世界/教皇)(183)



他朝两聚烟水里

——（魔术师、世界、命运之轮、塔）

* 伊陌文





一、素面镜

午后金灿灿的阳光打在偶尔飘落的树叶上，簌簌作响，发出很清脆的声音。明亮的日光暖洋洋地自天窗洒落，照在木屋内的器具摆设上，折射出白亮的光。

这样的午后作为一个平静下午的开端真是再好不过了。

愚者盯着虹吸壶中水与咖啡的缠斗，嘴角泛着闲适的笑意，看起来温柔而沉静。

“这真是个美妙的午后，我闻到了咖啡豆的香气，如果能再来一块蛋糕的话，那就没有任何可挑剔的了。”木屋的门忽然被推开了，阳光的热力随之而入，裹住站在门口的一个男人——一个带着轻佻笑意、服饰艳丽有如孔雀的男人。

愚者的笑容明显僵了一下，一直低垂的眸慢慢抬到一个角度，对上来者那双上挑、泛着邪气的眼，潦草一瞥后便垂下目光。那种沉静腼腆的笑容又浮上来，只是挟了丝清冷的疏离。

空气中出现了片刻沉寂，那男人在没得到回应前显然不打算再次开口。两人一里一外地对峙着，安安静静。最终，愚者放弃了他因为尴尬自动离开的期待——自己真是活得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厚的脸皮——不，他根本就没有羞耻心这种东西。

“抱歉，小店没有蛋糕。”愚者终于抬起头，微笑着，一字一句吐字清晰，“如果您需要的话，咖啡可以付费供应。”

“啧啧，老朋友见面，怎么可以这么冷淡？”那男人笑着，随手关上身后的门，走到柜台边倚了上去，“就算没有惊喜的拥抱，也起码应该有段愉快的下午茶时间吧？”



他朝雨聚烟水里





愚者不再说话，低下头倒了杯清水递过去，银亮的发丝随着动作滑落到颈侧。

“只有清水么？”男人嘴里抱怨着，还是接过了杯子，一饮而尽。

“只有清水是免费的。”愚者温温地笑着，拎起水晶壶为他续杯，“因为你向来都是在进了店大吃大喝后才发现自己出门时没有带钱。”

男人哼笑一声，看着愚者将水缓缓注入，不溢不缺，在杯沿达到一个完美的临界状态。

“除了清水，其他都不免费？”男人曼声问着，轻轻转动水杯，却不再喝。

“除了清水，其他都不免费。”同样的句子，愚者在最后一个字上用了仄声。

男人盯着他，哧哧地笑了：“所以我才讨厌你，什么都那么计较。”

“彼此彼此。”愚者眼角微弯，露出无懈可击的笑容，“你以为我对你会有什么好的评价吗？”

语毕，两人都不再说话，面无表情地相互瞪视，两道带着些微妙落差的视线在空气中撞啊撞得几乎能看见火花，气氛一触即发。然而突然地，他们又开始大笑，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说吧。”愚者笑声一顿，“你找到我这里，不会只是为了吵架吧？”

“当然不。”男人一撇嘴，也收敛了虚伪的笑意，“我听说你开了家了不起的店，店内的东西可以满足人们的任何愿望。”

“只要你付得起代价。”愚者没有否认，提起烧好的咖啡为自己倒上一杯。

“那么，你要我付出什么？”男人撑起上身向愚者倾去，伸手捞





过那杯滚烫的咖啡倒进嘴里，丝毫不在意刚开的咖啡有烫坏自己食管的可能。

愚者瞪了他一眼，又取出一个杯子：“这要先问，会让你这个吝啬的魔术师心甘情愿付出代价的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的。”男人微眯了眼，嘴边噙着丝凉薄的笑直起身子，“其实我一进屋你就知道我要什么了，又何必再问？”说着顺手拖过张椅子坐下，单臂曲肘撑在柜台上，“说吧，什么代价？”

愚者不置可否地笑笑，语气轻淡：“还是那么以自我为中心啊。真以为别人都是你肚里的蛔虫吗？”

“别人也许不是，但你是。”男人也不否认，仅仅有些不耐烦地敲了敲台面，“快点吧，到底要怎么交换？”

微微叹了一口气，愚者转身到角落摸索片刻，走回来时手里托着个落满灰尘和蛛网的檀木匣子：“你要的，是这个吧？”说着，他取过软布拭去浮尘，慢慢拨开匣盖。

那么缓慢的动作，让人以为如果这盖子打开得太快，匣内的宝物必定会瞬间霞光万丈刺瞎人的眼了。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匣盖被完全打开了，里面的衬垫上静静躺着颗白石头，一颗浑圆而普通的白色石头，没有光泽也没有特殊之处，也许去河床边随手捡起颗鹅卵石也会比它更像个宝物。

可是那男人却突然正经起来，慎重地拈起石块，再慎重地举到眼前，一脸的严肃，表情虔诚得简直有如朝圣的信徒。端详了许久，他终于缓缓开口：“对，我要的，就是它。就是这块……素面镜。”

话音未落，男人手中的石块突然白光大作，一时间室内祥光缭绕，瑞云悬浮。那石头就好像久眠多年突然被唤醒了一样，在男人手中微微震颤着，渐渐变了形，化为一面古朴厚重的镜。正面周边雕刻蟠龙云纹，反面是流蝠兽纹。镜面流光溢彩，涟漪回旋，明





晃晃的一片，却映不出人脸。

“果然，除了她，能发动这面镜的，也只有你了。”愚者在一旁看着那镜渐渐敛了光芒，安静地躺在男人掌中，不由得感叹。

男人不理睬他，只直直地盯着手中的镜子，表情变幻莫测，仿佛在回忆着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想。忽然，他双手一合，镜在他的掌中迅速恢复成白石状态：“说吧，什么代价？”

“你要它，可是用来寻找娥孃？”

男人看了他一眼，移开目光，一言不发。

愚者也不管他，只叹了一口气，嘴边依旧挂着云淡风轻的笑：“你明明知道，她已化为世界……”

“她会转世。”男人突然开口打断他，飞快地说着，“她同我约定，会转世。”

“即使转了世，你又肯定能找到她吗？她也许变了容貌，变了性格……”

“无论她怎么变，我都会找到她。”没有一丝迟疑，男人坚定开口，语气决绝，让愚者无法继续质疑。

愚者沉默了一下，慢慢浮起一个古怪的笑容：“是吗？……那么，我们来打个赌吧。如果你赢了，素面镜你拿走，不需要任何代价；如果你输了……”

“怎么赌？”男人饶有趣味地打断他。

愚者一笑，缓缓开口：“素面镜能够从长眠中醒来，看来娥孃确实是转世了。那么，我们就来赌你到底能不能找到她，找到她后能不能认出她吧。我赌你认不出她来……”

“你似乎已经见过转世的娥孃了？”男人突然开口，目光炯然地瞪向愚者。

“别那么看我。”愚者笑着摆摆手，“我只是根据你们以前的相处情况这么认为罢了。”





男人怀疑地看着他，倒没再深究这个问题：“我当然赌我会找到她。”

“那么，如果你找不到，就要付出拿走素面镜的代价了。”愚者很快地接话，不留回旋的余地。

“什么代价？”

“倒也不是什么很严重的事情。”愚者抿唇微笑，轻声吐出赌约，“只不过是你要请你这张逃牌回归成牌的形态，由我交还给主教来审判罪过罢了。”

男人怔了一下，忽然恢复成轻佻的神态：“别说得好像自己不是逃牌一样呀。”

愚者敛下眼微笑，不置一词。

“嗯……如果把我交了上去，大概你的罪过会被赦免吧……”男人向后重重地靠上椅背，呼出口气，微笑起来，“真是，似乎不管怎么算，这笔交易你都是只赢不输呀。”

愚者瞟了他一眼，回得理直气壮：“因为现在是你求我，而不是我求你啊。”

“你说的没错。”男人也不反驳，认同地点点头，话里还带着笑音，只是盯着愚者的视线却凉凉地锐利起来，冰冷刺骨。

愚者感到他四溢的杀机，摇了摇头：“你也忘记了吗？作为愚者，我的宿命就是即使死了，也会在命运的流变之轮上重生，再一次开始新的人生之旅。”

“所以，就算想杀了你赖账也是白费力气。”男人跟着摇头，一副很惋惜的样子，“真没意思。”

愚者不再理会他的挑衅，笑着转移了话题：“那么，这个赌约你同意吗？”

“不同意又能如何？只能这么办了吧。”男人站起身，准备离开，“就这样了，等我找到娥嫫以后再来狠狠地嘲笑你一顿吧。”





愚者也不说话，微笑着看他走到门边才又开口：“等一下。”

“啊？”男人懒懒回头，似乎对他这么做已经见怪不怪了。

“你就这么离开这里，知道往哪边去寻找吗？”

“你有线索？”

愚者一笑，转头向里屋唤道：“出来吧，库。”

随着他的叫声，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从里屋走了出来，清秀的脸和纤细的颈子，眸色深不见底，嘴唇很薄，仿佛能抿出一道让人动心的弧度——然而毕竟还是个孩子，整个人还带着稚气未脱的乳臭气息。

“他是个优秀的测灵者，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知道向哪个方向走会是最省力的。”

“哦？”男人挑起一边的眉，慢慢踱了回来，“这算什么？良心发现的买一送一吗？”

“你要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我可以拒绝他的同行吗？我想对于预见能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强了。更何况，他看起来连怎么照顾自己都还不清楚呢。”

“我想你恐怕不能拒绝。”愚者摇摇头，“确实，作为魔术师，你可以未卜先知，但是你之所以来到我这里索要素面镜，正是因为凭你自己的力量无法找到娥嫫吧？别忘了娥嫫的力量是包罗万象的。”

“我都无法感应到娥嫫的所在，这个小鬼可以？”

“当然。”

“你确定？”

“我确定。”

“这是取走素面镜必需的条件之一？”

“是的。”

男人不再说话，意态慵懒地抛玩着一直攥在手中的白石头，





上下打量眼前这个干净乖巧的孩子，似乎在估量着什么。

忽然，男人手一晃探到孩子的面前，手里的白石头已变成了镜子。

“你要做什么？！”愚者失声惊叫，探身想拦，却已经来不及。

那孩子的面孔就这么无遮无掩地出现在镜中，而且照出了映像。然而这孩子却依然不为所动地静静站立着，眸底不起波澜。

“我要做什么？当然是验明正身。”男人哼了一声，收回镜子，“看来不是女扮男装。”

素面镜，除了它的主人娥嫔，其他女子若是照了，便会五官全失，只留一张白生生的面皮。而男子若照，却是无妨。只是成年男子照不出映像，小儿照来就好比照普通的镜子。

“你以为我坑你？”愚者怔了一下，缓了一口气。

“我不相信你。”男人嘴角勾成嘲讽的弧度，瞟了愚者一眼，“倒是刚才，你紧张什么？”

愚者不语，脸上慢慢又挂上了那种沉静腼腆的笑，一副纯良无害的样子。

男人嗤笑一声，也不再逼问，只是回过头对孩子说道：“走了，小鬼。”

本是静静立在一旁的孩子动了动，第一次开口说话，声音如外貌一样干净清爽：“我不叫小鬼。”

“随便你叫什么。快跟上来吧……”

男人说话间，已经出了木屋，渐行渐远，迫得孩子不得不迈开细小的步子向前追去。

这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晚霞辉煌，似开后败落的罌粟花，落红委地，艳丽地堆在天空；又似谁中指上破开的一个小口，渗出了血，腥艳地抹开一道。

愚者在柜台后面静静地站着，整个人笼罩在昏黄的光线里，





看着那没有关好的木门在晚风中来回摇摆,吱嘎作响,最终“嘭”的一声撞上,徒留一室寂静。

眨了眨眼,愚者的唇弯得高了些,那笑容就隐隐透出诡异的味道。半敛的双眼仿佛幽深的古井水,莫测,似有波澜,又似无。



二、命运轮和摩天塔

要找娥孃,就要先找命运之轮;要找命运之轮,就要去摩天塔。

这是那个叫库的孩子在路上对赫尔说的话——赫尔,就是那个向愚者索要素面镜的男人了。

虽然对库这个小鬼没抱什么希望,然而赫尔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没有错误——最起码,前半句是没有问题的。

在塔罗的世界里面,谁都知道,世界和命运之轮是无限往来轮回的中枢。世界叠在轮的上面,这种状况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过。

基于这一点,再加上自己确实没有任何头绪,赫尔也就由着库带自己向他所说的摩天塔出发了。

然而,现在是什么情况?

赫尔瞪着眼前的景象,再一次怀疑地看向自己身旁那个安静乖巧的小鬼。

“就是那里了。”似乎没有感应到身旁男人不信任的目光,库信手指着不远处的建筑,率先迈开了步子。

“等等,小子。”赫尔一把揪住库的后襟把他提了起来,“你是说,那个——”赫尔的下巴向前一抬,“是摩天塔?”

库由于双脚都离了地,脸有些微微涨红,但还是没有挣扎地勉强点点头:“准确来说,是摩天塔的人口。”





赫尔感到额角一阵阵地抽痛，手心奇痒难耐。要不是愚者——他发誓要不是愚者提出的交换条件必须带着这个小鬼，他现在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掐死这个满口胡言的浑蛋！

有谁——只要是个思维正常的人——会相信，在这片荒草丛生满目荒芜的空旷废地上的一个看起来连四平方米都不到的破败木屋会是摩天塔？！

不止这一次了，赫尔努力深呼吸着。

一路上，他被这个看似乖巧的小鬼坑过多少次了？这家伙信手一指，自己就笔直前冲。一路行来，只差没冲到墓地去刨人家的祖坟了！然而每次到最后这个浑蛋小鬼总会嘿嘿一笑，睁着无辜的双眼说自己搞错了……去他的乖巧！说出去，有谁会相信他这个骗子的守护神，最狡猾的牧羊人竟然会被一个只有十二三岁的小鬼耍得团团转？！

“是真的啦。”库似乎被赫尔沉默中散发出来的阵阵杀意所惊骇，不由得再次开口，“摩天塔虽然称为塔，却不是朝天而建，是伸向地心的。”库说得信誓旦旦，只差没有指天赌咒。

赫尔眯着眼，估量着他话中的真伪，最后松手将他甩到地上，大步向前走去。

“你最好祈祷这次真的没错。”

“当然没错。”库在他身后迅速起身跟了上去，漂亮的唇弯成愉快优美的弧度，眼中闪过一抹类似于恶作剧的光。

破败的木屋门上贴着一张文雅的纸条：

“入乎其内，出乎其外。”

赫尔不解地看了看这张几乎随时都有可能脱落的黄旧纸条，迟疑地推门进去。

里面倒是比自己想象的要干净整洁许多，只是——这是什



他朝雨聚烟水里





么？整洁而狭窄的空间内，一应俱全的是雪白的卫生设施——这个，难道，不是公共厕所吗？！

赫尔几乎带着恶毒地瞪向一旁瑟缩的库，耐着性子将所有能找到的凹凸处都挨个摸了一遍，但无论按或者提，这个空间也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结论是：这不是间密室。

深吸了口气，赫尔冷静得有些可怕地询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库？”

库抿着唇一言不发，本来就白皙的脸现在看起来几乎有些透明了。

很好。赫尔想着，起码这次他没有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他搞错了。这次也不算很倒霉，至少要庆幸自己进来的时候没有人正在使用这些洁具……

正想着，门忽然被推开了。

一个腼腆羞涩、脸上长有雀斑的女孩子走了进来。赫尔顿时觉得尴尬无比了。他这才发现，这间木屋在外面看起来有四平方米左右，然而室内的真实空间，只有不到两平方米而已。也就是说，现在在这两平方米不到的空间里有一套卫生洁具和三个人，即使对于赫尔这个向来轻佻惯了的人，也实在是件很尴尬的事情。

“哦，我很抱歉……”赫尔看到那女孩子害羞地朝自己笑了笑，不由得干咳一声，拎起库准备离开。

就在这时，那女孩子开口说话了：“对不起，这位先生，请您往里面站一点，这里很挤……”

赫尔一下子愣住，正想礼貌地请她再重复一遍刚才所说的话，门又一次被推开了。

“啊？对不起，打扰了。”推门的人没想到这单人的公厕内竟然





挤满了人，连忙要退出去。那女孩子眼疾手快，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将他拖进：“亲爱的哥哥，你也来。”

“哦？是妹妹呀。”这个少年看清了揪住自己的人，就站定了，对赫尔和库友好地笑笑，看起来没有询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里的打算。他径直对自己的妹妹说：“不过，还得再叫几个人吧？”

如果说赫尔面对那女孩一人时还算冷静，现在他几乎开始怀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了。他正想拨开这一对兄妹离开的时候，门第三次被推开了。

“阿八。”兄妹两人是这么称呼进来的人的。那人看起来和库差不多的年纪，手里费力地拎着一把拖把挤了进来。

赫尔已经说不出话来了，除非他无所顾忌地出手杀人，否则，已经被挤到角落的自己是绝不可能离开这个厕所的。

现在，两平方米不到的空间里，站了一套卫生洁具和五个人。好吧，如果这么说还不觉得挤的话，那么就是：两平方米不到的空间里，有一个抽水马桶、一个女孩、一个水箱、一个少年、一个盥洗池、一把笤帚、一个拖把池、一个男人、一个大拖把、一个小鬼、一个小拖把，以及一个孩子。

“还有谁在附近？”

“阿八你又把拖把带进来占位置了！”

“要是父亲在该多好啊，一个顶俩。”

“阿九刚走，其他人今天轮休吧？”

“叫小六来试试……”

“叫不应的，那家伙不到夜里绝不会醒。”

七嘴八舌的议论中，似乎前前后后又挤进来两……还是三……个人。突然听谁欣喜地叫了一声：“行了！”

赫尔只感觉到整个公厕轻微地震动了一下，然后开始缓缓下降。他意外地微微张开嘴，看向已经被挤得贴到自己腿上的库。

